

大 康 高

拉 伯 雷 著



方斯華·拉伯雷

原書名 Œuvres de Rabelais
原著者 [法] François Rabelais
原出版者 Garnier Frères, Paris, 1876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巨人與巨人之子傳』的第一部。作者通過巨人高康大來揭露當時社會上的黑暗情形，向人類指出他對於教育，政治，戰爭，宗教的正確看法，以及理想的自由生活。

作者強調高康大的龐大過人，以增加文字的興趣，活潑和生動；並為避免仇視他的人的迫害，故意把首尾寫得離奇古怪，使人撲朔迷離，但作者的中心思想却是在批判法國十五世紀末葉的混亂，腐敗，自私，黷武和殘忍。

原作文字潑辣，寓意深奧，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部典型作品。

關於著者

方斯華·拉伯雷 (*François Rabelais*) 是法國十六世紀一位具有革命精神的文學大師。他一生當過修士，做過神甫，當過醫生，研究過當時所有的一切學問。他以無比的諷刺筆法，尖刻地揭露中古時代末期統治階級的腐化醜惡，宗教修會的卑鄙黑暗，尤其對於神道權威和那些帶着假面具的文人，誤人子弟的教師們，痛加貶斥。

他一生熱愛和平，自由，反對侵略，黷武。在十六世紀蠻不講理的社會裏，冒着各方面迫害的危險，他堅持真理，堅持鬥爭。他創造的兩個人物：高康大 (*Gargantua*) 和胖大官兒 (*Pantagruel*) 得到文學上無比的評價，和全世界熱烈的歡迎。十六世紀能光榮地被稱做文藝復興的時代，拉伯雷有他不可抹煞的功勞的。為紀念他不屈不撓的精神，一九五三年世界和平大會上，他被提名為該年度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人之一。

關於拉伯雷的出身傳說不一，他生的年月至今不能確定，有的記載說是一四八三年，又有的說是一四九五年，但是現在大都根據樂佛朗 (*Abel Lefranc*) 的推測，因為他曾經費了三十多年的工夫來做拉伯雷的調查，結果說是一四九四年二月四日。

拉伯雷生在法國都蘭納省(Touraine)施農縣(Chinon)城東南一個叫做拉都維尼(La Devinière)的農莊裏。在塞邑(Seuilly)聖皮埃爾教堂受的洗禮。對於他的幼年，可稽考的材料並不多，根據現在所能找到的記載，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幼年是在拉都維尼農莊渡過的，而且還可以猜想他的幼年是在愉快而幸福的。

到萬代(Vade)小河去的柳樹林，山頂葡萄園旁邊打靶玩的胡桃樹，都應該是拉伯雷幼年常跑的地方。他從小就看慣了農民如何下種，如何收穫，如何管理葡萄，以及節慶日如何狂歡跳舞。他慣說都爾(Tours)的方言，喜愛那地方的農民，所以後來在他的作品裏，充分地流露着當地的風味，並且還叫他創造的人物高康大也生在類似他幼年的環境裏。

他開始讀書應該是在塞邑修道院，後來轉入昂熱(Angers)附近的包美德(Beaunetie)修道院，在那裏他認識了後來一直同情他的戴提薩(Geoffroy d'Estissac)及杜伯萊弟兄(Jean et Guillaume Du Bellay)等人。一五一一年他進了封太乃(Fontenay-le-Comte)的方濟各會，不久就升了神甫。

他是怎樣修的道呢，一個近乎迷信的傳說，說是他弟兄三人，他年紀最小，當時的風氣凡是有三個孩子的，最小的一個一定要修道，還有的說修道是他自願的，可能是爲了讀書的便利，因爲他的求知慾是很強的。

在修院裏，他過着修士的生活：讀經，禮拜，吃飯，別無所事；一切都守着修院的規則，可是他也看透了修會裏的黑暗與無聊。他開始讀了些拉丁文書，正和他創造的高康大一樣，後來在一個同院修士叫阿彌（Pierre Amy）的幫助下，開始研究希臘文，在一五二〇年他認識了人文學家布德（G. Budé）。這時他仍穿着方濟各會的會衣。

拉伯雷自一五二一年已經能用希臘文寫信及短詩，後來還試譯了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e）的作品。那時研究希臘文的還不多，所以布德很歡迎這個新學生來加強希臘學派的陣營。由於這個關係，拉伯雷和當地的人文學家及希臘學家都有了來往。

不久他們的活動驚動了修院的主管，巴黎的神學院一向是反對自由研究精神的，神道教條當然不能容忍人文學說，於是拉伯雷與神學院的衝突開始了。雖然布德在信函上給了拉伯雷不少的鼓勵，但那些神學教師們終於以希臘文能引人入邪途爲藉口，取消了希臘文這一門功課。到一五二三年底，索興把他們兩個人的書籍也全部搜去。阿彌害怕了，換了修院，拉伯雷却藉着舊相識戴提薩主教的力量——這時戴提薩已經做了主教——得到教皇一個特許，進了馬越載（Maillezais）的本篤會修院，並且把書也還給了他。

馬越載修院的主持正是戴提薩主教，他本人也是人文學派，他把拉伯雷用做書記，陪伴他出巡教區。在這裏待了三年的工夫，拉伯雷認識了不少當時的學者，如詩人布施（Jean Bouchet）曾教過他修辭學，阿狄龍（Ardillon）教過他宗教史，此外他還學習一

一切的學問，哲學，神學，數學，法律，音樂，圖畫，天文，地理，考古，無不攻習，學問的廣博可與當時最博學的人相比。這是拉伯雷充分地打下後來寫作基礎的一段時期。

一五二七年，拉伯雷忽然換了服裝，離開修院，成了一個到各大學遊學訪道的神甫。在他往巴黎的路上，他一連串訪問了所有的人文學家，在保爾都（Bordeaux）訪問萬利（Briand Vallée），在阿仁（Agen）訪問斯加利熱（Scaliger），往都魯斯（Toulouse）訪問戴潘（Jean des Pins），阿瑪尼亞克（Georges d'Armagnac），都列（Etienne Dolet），戴布羅內（Jean de Boysonné），往布熱（Bourges）訪問阿爾西亞（Alciat），往歐里昂（Orléans）訪問加爾文（Calvin）等，這一路學術性的旅行，使他很久才到了巴黎，也使他描寫胖大官兒在法國各大學讀書的時候，有了相當的具體根據。

拉伯雷到了巴黎拉丁區，住在聖安德烈大街，正好趕上神道學家與人文學家的激烈鬥爭。法王方斯華一世是一個熱愛文學的皇帝，他同情，他鼓勵當時的文藝工作者，對於文化進步起了很大的底護與推動作用。他不顧巴黎文學院的反對，創立了今日仍存在的法蘭西學院，設下希伯萊文，希臘文，拉丁文的講座。拉伯雷即利用這段時期搜集了他後來對高康大和胖大官兒的描寫資料。

一五三〇年九月十七日，拉伯雷正式在蒙伯利（Montpellier）大學入學了，他選讀了醫科。院長斯起龍（Jean Schyron）是他遊學時在阿仁已經認識的。入學後很快地他就

取得了學士的學位，這證明他在別的地方已經對各種學科有了相當的準備。一五三一年，他已經以學士的名義，用希臘文講解醫聖希卜格拉特（Hippocrate）的醫理格言及希臘解剖學家加連（Galen）的解剖手術了。

此外他還參加古希臘文的教授，有很多學生跟他學習，斯起龍，薩波達（Antoine Saporta）等學者也都成了他的朋友。

一五三二年九月，拉伯雷回到過施農，十一月就任里昂公立醫院醫師的職務。那時里昂是通往瑞士、意大利及德國的要道，不但在政治上是重要城市，在商業上也遠超過巴黎，經濟發達，人民富裕，文化進步，出版商與作家多集中於此，出版家像土爾納（Jean de Pousses）、茹斯德（François Juste）、努力（Claude Nourry）、這時候都在里昂。拉伯雷一到里昂，就如魚得水，首先接近了新拉丁詩人馬可蘭（Salmon Macrin）、徐薩諾（Hubert Susanneau）、希臘學家都列（Dolet）、詩人聖日烈（Saint-Gelais）、塞外（Maurice Scève）、戴培利（Renaissance des Périers）、杜塞克司（Antoine du Saix）還有精通詩歌、哲學、歷史的尚皮埃醫生（Symphorien champier）。

新的文化思想從意大利飛過阿爾比斯山，充滿了里昂，拉伯雷沉醉在這個興奮的文化氣氛裏，吸收一切新的知識：文藝復興，人文理論，文學改革……等等，遠非那些害怕新文學的巴黎文學院，支持舊思想，舊道德的國會，怕談到新理論的都魯斯的法學家們，所能想

像得到的。

拉伯雷在里昂很受歡迎，因為他會希臘文，他先後和戴·格立夫(Des Gryphe)拉丁醫學文摘(Lectures Médicales Latines)希臘出版社等都有過來往，也陸續發表了些醫學論文。

可是這時候，拉伯雷又另外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努力出版社忽然出了一本胖大官兒傳奇(Les Horribles et Espouvantables Faictz et Proesses du Très Renommé Pantagruel)，作者是那齊埃(Alcofribus Nasier)，這位那齊埃原來正是拉伯雷的化名。一五三三年一月，以同樣的筆名，又出了一本胖大官兒式占卜(Pantagrueline Prognostication)，這兩本大胆離奇的書一出，流行之廣，風靡一時。一五三三年十月，巴黎神學院決定把拉伯雷的胖大官兒列入禁書。但是越禁，流傳的力量也越大，從一五三二年到一五三三年，胖大官兒已經再版了五次。

一五三四年一月，巴黎主教杜伯萊爲了英王亨利八世的離婚案，到羅馬晉見教皇，隨帶醫生一人即拉伯雷。同年十月回國後，拉伯雷即發表了胖大官兒的父親高康大的一生(La Vie très horri ioque du Grand Gargantua, Père de Pantagruel)。這部書至今仍保存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裏，可惜印有出版年月的封面已經不全了，但無論如何，可以斷定高康大的出版是在胖大官兒之後，不然也用不着寫高康大，胖大官兒的父親了，可見胖大官

兒已經是讀者們所熟悉的了。

拉伯雷的書一本比一本精彩，一本比一本哄動。沒有人敢比他更大胆地用諷刺的口吻，寫出人民對政治的不滿。他把親眼看見的，忠實地寫成一幅圖畫來批判，叫他的讀者也都來參加批判。他不用道學家的腔調，黨派的勢力，政治的要挾，他採取了叫人笑的方法。他的笑有聲有色，有血有淚。他在風格上，受希臘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的影響，思想輕快，下筆尖刻，富創造性，從離奇的幻想裏，寫出生動的人物和新鮮的畫面來。

[巴斯奇埃（Etienne Pasquier）對拉伯雷的批評是最恰當的，他說：讀拉伯雷的作品，可以找到笑料，同時也得到益處。拉伯雷自己也說他的作品好像骨髓，讀者須有啃骨頭的精神，才能吸到它的神妙。儘管不少人說拉伯雷的作品是誹淫，是垃圾，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正是他這樣大胆，才暴露出當時社會的黑暗與可恥。他的文筆與別人不同，要瞭解他的精神，須要打開『骨頭』，撇開他炫耀自己博學的生字，把那些疊床架屋的繁重詞句拋開，在你面前會出現一個偉大的作家，筆法清楚，思想巧妙，具有崇高的奮鬥精神。

他的書得到了羣衆的歡迎——因為他說過他的書是寫給大家的，他的書要送到每個人的手裏，人人都嚷着要看，甚至流傳到國外——他的作品在兩個月內銷出的本數，超過了聖經九年售出的本數。可是反對他的人還是不肯讓他安於勝利的。巴黎文學院說他是異端邪說，基督教說他是應該燒死的叛徒。

第二年，拉伯雷再隨杜伯萊主教出使羅馬，那時候杜伯萊已經升了紅衣主教。拉伯雷得到教皇的赦免，才算是教會裏恢復了他的地位。

回國後，在一五三七年五月，拉伯雷在蒙伯利考得博士學位，後即在巴黎周圍行醫爲生，也有了些名氣。有時候像一隻鳥回到舊窠一樣回到施農，到出名的畫窖酒店（Cave-Perite）去吃酒，那裏有他在胖大官兒裏描寫過的一條級數和一年的天數一樣多的樓梯。

胖大官兒第三卷在一五四五年九月十九日得到方斯華一世的特准出版了。這是讀者與作者都等得心急的事情，心急的是早日讓羣衆得見胖大官兒的故事而大笑，早日聽見批判社會的黑暗而開心。許多倫理及社會的大問題依樣披着笑料的外衣，在書中出現了。拉伯雷有力地指出他所讚美的或是攻擊的，他大刀闊斧，單鎗直入，開門見山，恨愛分明。

自由主義者的滿意，正反映了神道學家的悲哀，他們請求國王撤銷所頒發的特許，嚴厲處分拉伯雷的作品。但方斯華一世却沒有這樣做，他反而叫人在他面前朗誦了拉伯雷的作品，堅持了他的放任主意。一五四七年，第四卷也部份地在里昂發表了，拉伯雷爲避免和他的敵人發生正面衝突，索與越國界住在麥滋城（Metz）。

方斯華一世死了，法國政府以鎮壓異端爲藉口，大批迫害進步文人，愛提埃納（Etienne）充軍病死了，莫露斯（Morus）被分屍了，費薩列（Vesale）餓死在尚德（Janle）了，其他被迫害的不計其數。這時的拉伯雷呢，他再次以隨從醫生的身份，跟着杜伯萊主教遠走

羅馬，等候機會再回法國。

一五五〇年，法王亨利二世得一子，紅衣主教及法國大使邱飛（Urie）公爵決定慶賀太子誕生大典，叫拉伯雷編撰祝文。一篇祝文果然生了效力，拉伯雷可以平安回國了，並於同年一月八日由巴黎主教指派在墨東（Mendon）作本堂神甫。一五五〇年其實是一五五一年，因為那時的年度是從耶穌復活節算一月一日的。

一五五一年，胖大官兒第四卷全部在巴黎費尙達（Michel Fezendat）出版了。巴黎文學院促使國會於一五五二年三月一日下令取締，但接任杜伯萊的沙提翁（Châtillon）主教居然在國王那裏得到拖延此案的力量，使拉伯雷的書繼續與讀者見面。

拉伯雷在墨東兩年，執行他的本堂職務，為窮人治病，在學校教書，教小孩教理。照理他可以安靜地生活下去了，可是惡勢力的迫害並不肯停止，他的奮鬥也一直堅持到老年。

全書的第五卷也脫稿了，但最後的一卷，即第六卷，却沒有寫，除了幾行關於巴奴熱（Panurge）結婚的敘述。有人說拉伯雷的頭四卷是出自他自己的親筆，第五卷可能已經不完全是他的寫作，因為它在一五六四年才出版，那時拉伯雷已經死了十一年了。全書第一卷描寫的是胖大官兒的父親高康大的一生，第二、三、四卷才是胖大官兒的歷史。

拉伯雷沒有死在墨東，而是在一五五三年四月九日死在巴黎的。死後在他箱子裏找到這樣的幾句話：『我沒有財產，我欠人不少，把我留下的送給窮人。』死時大聲發笑說：『

『拉幕吧，戲做完了！』

笑是人的本能，用不着教的，但也是不能欺騙與強迫的，越讀拉伯雷的作品，越會感到拉伯雷的正確與偉大。

他的治學方法也是值得稱道的，他對所有的學問都愛好，在學習的時候，他的精神感到鬆快。他不贊成舊的，反對誤人的教學制度，反對虛偽的假道學，那些飽食終日的修士們和巴黎的神道學家，在他眼裏都是一樣污穢，糊塗，懶惰，好酒，貪吃，還要加上一個騙人的，高傲自大的假面具，嘴裏一套八股，毫無實際用處與價值。

拉伯雷的作品裏有一切，每個讀者可以找到適合他自己的教訓。拉伯雷的口才是空前的，他有講不完的故事，永不會枯竭的話，連那些拉丁化，希臘化了的法國文字，也一樣很自然地在他的筆下流動自如，一點不顯得生澀。他給在黑暗中的人們送來一盞明燈，給十六世紀一杯止渴的清涼泉水。他叫高康大一出世就喊喝，代表着人類的思想，經過了好幾百年的飢餓，死亡，睡眠，忽然有了需要飲食的呼聲。

服爾泰 (Voltaire) 雖然曾把他比作一個吃醉酒的哲學家，文字都是在吃醉的時候才寫出來的，可是後來不得不承認拉伯雷的作品確是最真實，最生動的人類圖畫，拉伯雷是出類拔萃的諷刺大師。後世在寫作上受拉伯雷影響的，除莫利哀 (Molière) 拉·封登 (La Fontaine) 蒙台尼 (Montaigne) 費納龍 (Fénelon) 等人外，服爾泰也是其中顯著的

一、巴爾扎克（Balzac）在『結婚的生理學』一書裏，不是也頗有拉伯雷的作風麼？拉·布萊（La Bruyère）對拉伯雷的評語也是值得一提的，他說拉伯雷的書是一個不能解釋的謎，是一個污穢的東西，刻薄的地方壞得不能再壞，美好的地方好到絕頂，是一盤做絕的小菜。假使要把壞的地方刪去，剩下一個修剪過的拉伯雷，就不成爲一道完整的好菜了。

在思想方面，拉伯雷除表現人道主義和樂觀主義外，他還道道地地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並且在現實主義裏包含着教育主義。對於弱小的人物，拉伯雷優美地寫出他們的誠懇、真實、純潔、勇敢。忿怒時他們會用力地打，鞭子石頭都來，喜歡時他們會開懷痛飲，高歌狂舞，充分地流露着十六世紀初期施農鄉民的實際情況。那時候種地的農民，放羊的牧童，種葡萄的，管農莊的，晚上工作回來，都聚在一起，聽年紀大的人講故事或交換經驗，吃着辛苦得來的豐盛晚餐。拉伯雷對於這些是愛好的，是熟悉的，他忠實地寫出來，遇到壞的也毫不隱瞞，甚至於越壞越要拿出來給人看。樂佛朗說：『拉伯雷的書是他自己的一面鏡子。』其實不但是他自己的鏡子，也是他那個整個的時代的一面鏡子。

（本文原爲紀念拉伯雷逝世四百週年而寫的，原載『文藝月報』一九五三年九月號，此處略有節刪。）

譯者的話

本書是根據巴黎 Garnier Freres 一八七六年出版的拉伯雷全集譯出的，另外參照的版本有：（一）巴黎 Gallimard 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拉伯雷全集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二）Union Latine d'Éditions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 Rabelais, sa vie, son œuvre（三）Honoré et Edouard Champion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拉伯雷全集 Edition critique publiée par Abel Lefranc. etc.,（四）Librairie Universelle 出版的 Rabelais en français moderne par J. A. Soulaïroix.

讀拉伯雷的書，要想到這是一部四百多年前的書^①，文字的描寫，句法的運用，都和現在不同；那時的讀者和現在的讀者，在瞭解上，體會上，也迥不相同；有許多那時認為想入非非以及若干絕頂進步的醫學名詞，現在已是毫不稀奇；那時候盛行的習慣和語氣，現在反而覺着莫名其妙，即如十六世紀法國文壇上流行的「Enigme」體材的謎詩，文字的前後句，爲了韻腳的關係，往往意思毫不連串，這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到了現在却相當費解了。

① 高寒大首次出版是一五三四年十月。

還有，無可諱言，作者的性情是最豪放不羈的，他信筆寫來，不大計較前後有沒有矛盾的地方，尤其對於同音字，雙關語，更盡玩弄之能事，這種巧妙精彩的地方，是在別種文字裏傳達不出的。我曾參照過一本英文譯本，它簡單地把原作最美麗的地方都刪掉了。當然啦，拿破崙原來寫的法文，改成現代法文，在法國已經引起了不少筆墨官司，何況把他譯成別國的文字。

今天拉伯雷能在中國與讀者見面，是應歸功於李健吾學兄的，沒有他的鼓勵，沒有他大力的協助和指示，這本書是不會出現的，我謹在這裏向他致衷心的感謝。

我個人的學識有限，希望廣大讀者對於本書可能存在的一些錯誤，儘量指出，使得這部古典作品的譯本更能像樣一點。我期待着讀者們的幫助。

『譯者』

高 康 大

——巨人與巨人之子傳第一部——